詩纘緒

一

以為深奧者亦於此可見矣

傳叶音於某字下云叶某反愚按詩音韻反切古今不同宋吴氏才老始為叶音補韻其考證諸書最為有據朱子取而用之於詩傳其閒有未安者又從而釐正之使讀者音韻鏗鏘聲調諧合諷詠之間誠深有助然古人淳厚質實當風氣未開之時其言語聲音皆得天地自然之聲氣而合於天地自然之律呂自唐虞至於秦漢凡聖賢君子民俗之言語文章歌

德盛身修何以致此周公定樂用此於房中鄉國所
以著明文王之德為風化首也孔子屢稱關雎二南
固此意朱子於此首以文王之德言亦此意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
絺為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
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此篇傳以勤儉敬孝論之精切矣竊又因此而推之

以為古者女子姆教四德今詩所言為絺為綌者婦功也服絺綌澣濯者婦容也言告婦言也勤儉孝敬婦德也四德咸備故曰后妃之本本即有子孝弟為仁之本之本言后妃之德皆由此出也此篇與下篇皆見后妃之德文王齊家之實

次章乃此詩所由作首章追述絺綌未成以前事末章則預言既成以後事首章葛初生而未入用故止述所見聞之時物非心常存何以發此次章絺綌既

以重韻為嫌非古矣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傳以采卷耳登山馬罷人病為託言然酌罍與觥亦託言也國風中如栢舟無酒采綠狩釣皆當為託言云何吁言將何說惟有憂歎矣若從目則惟有遠望

矣極嗟歎憂傷而其詞不迫此得性情之正所以為貞靜專一也

二南詩皆三章此獨四章首章即見本意次章三章對舉申詠末章變文而以咏歎結之又四矣字皆結詞後来四韻律詩之體蓋本於此矣

關雎詩詠文王后妃之德行孔子則稱詩人之性情葛覃卷耳則兼之蓋二詩后妃所自作故既可見其性情又可因以見其德行焉以德行言之則葛覃見

之文王后妃閨門雍睦之氣象為何如哉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月令二月桃始華周禮仲春會男女詩人因所見桃華以起興此專指首章言次末二章則因首章言華遂取實與葉以申所詠不必皆實見矣蓋桃始華所見者也當此之時安有實與葉哉詩之託興多如此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曰興而比竊謂當曰興又比蓋興有兼比者關雎是也傳止曰興也比兼興者綠衣是也傳亦止曰比也至下泉比兼興乃發例曰比而興野有蔓草溱洧黍離頍弁賦兼興則發例曰賦而興蓋興在賦比中

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其身修之純德事君之小心皆有以浹於人故汝墳之婦人未見君子憂之之意如彼既見而喜之之情如此其憂喜既得其正矣而又知王室之當尊文王之當親而以是美其夫蓋亦莫非義矣夫當商紂淫虐之時能使江漢之女子端莊靜一難矣而汝墳之婦人既得性情之正又知倫誼之大豈不尤難歟故文王之德化於漢廣見其及人之速於汝墳見其入人之深此汝墳詩所以後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二

元　劉玉汝　撰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此詩見諸侯身修有德得賢妃亦有德而身修足為齊家之本猶關雎也

鵲巢鳩居如序說則是比而非興矣今以為興蓋以鵲巢鳩居二句興之子于歸一句而居之御之取詞字相應觀傳是以二字可見蓋義興之一體也

盈謂媵之多則以二句興之子一句可知禮以成為美不成禮則迎送雖多奚以為故以成終之此篇雖據實事而咏未嘗言夫人所以為德者然非有德何以稱其儀成其禮哉故此詩無溢美無過詞而自有以見其德家人作詩者之性情亦可見其正張子謂以

正祭時事祁祁既祭後事蘩祭之物事祭之禮宮祭之所末章祭之心三章見始中終辭簡意備而表裏之敬可知歎美之善者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稱美服飾易形容氣象難此篇三章惟以服飾變文叶
韻以咏之而服飾之有常可見惟以退食一句反覆
三變以咏之而從容自得之氣象可想又舉燕服以
見在朝之節儉舉退食以見在公之正直節儉正直
見身修退食燕居見家齊大夫之在位者固可美而
國人之稱美之者亦知德而善咏矣
自行露至摽有梅皆民間所作行露因女子守禮而
見大夫聽訟者之賢羔羊因大夫而知國人作詩者

之善二詩可以互見又大夫賢能治其國而國人能守禮咏德則南方諸侯之國治亦皆可以互見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或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行役遇雨為最苦家人因聞雷聲觸景興詞而念君子之勞三章一意而惟易其韻者念之深也下二句

美其德望其歸而三章不易其辭者思之尤切也思其君子而再三美其德其所思者惟以其德婦人之亦有德可知也凡章首託興興辭後章同辭異韻者非有他義也若下文咏意同辭而復致其咏歎者其意為尤重當以此篇與衛北門北風王黍離揚之水等篇例推之可也　歸哉歸哉本章二哉字重韻為韻又合後章重韻為韻凡本章無韻者當推此例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

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召南之詩至小星而再更端蓋鵲巢以下四詩為文王后妃躬化之詩甘棠以下五篇為召伯宣化之詩然皆南方之近國也小星以下三詩則為南方之遠國而野有死麕則為南方極遠之地自古難化之俗

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緍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問辭應在下句首以何起辭宋玉九辨相如長門賦皆用之末章倒用何字變文之法也曷不猶言豈不也肅雝本言車中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直指王姬尊敬之也王姬平王皆追稱也以孫子子孫互言反覆咏歎以美之也首次章首以興對舉次末章下以事對舉詩體也湛露詩亦有此體　竊謂此詩武

甘棠例之則何彼襛矣當為追述文王時事之詩以何彼襛矣例之則甘棠既作于武王之時當與何彼襛矣同列于召南之末今甘棠既揭居前以表召南之義而此詩不移者蓋又欲以騶虞並為麟趾之對而為召南之終也說見後篇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此詩專詠諸侯之仁葭豝見其及物騶虞見其本心

汝墳何彼襛矣騶虞若麟趾蓋内以是施之則外以是應之上以是行之則下以是效之故二南諸詩相似而相對有乾統坤承之義焉然其相似者不必真相似相對者不必真相對又有乾一坤二乾純坤雜之義焉皆可以意觀之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三

元　劉玉汝　撰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

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
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
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
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首言别時景物乃以燕燕興已與妾次言送别之地
大歸歸宗也于野托言與卷耳陟岡同婦人送迎不
出門末二句言送别之情既送而又遠送之既别而又
瞻望之瞻望弗及則又為之泣涕淚有盡心難忘也

故曰實勞我心當此之時衛國禍亂有不可勝道者
而隱然不露辭極淺近平易而其中自有歎恨不盡
之意所以為不可及末述仲氏平素之德相厚之意
相勉之辭以致別後難忘之思嫡妾之間處變如此
而性情皆不失其正猶南有樛木江有汜之遺意焉
衛風初變而猶美於此可觀蓋莊姜述仲氏之德而
以身心言是其平日知學古人而用力於身心者故
事君事夫為嫡為妾無間於死生常變皆能以大義

自勉真可為閨門之訓矣世之君子徒口耳之是學
可媿也哉
當從傳移置此篇於終風後後凡言錯脫者並依此
例移置為是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
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

顧言則懷

不忍斥言惟取比寓意與柏舟綠衣同故傳於柏舟謂與下篇相類者此其一也前二章以一句比後二章因前比增為二句比且其取義亦以漸而加始止取義終風繼增以霾又增以曀因曀又增以雷有此事有此情而取比復有此義如層瀾疊障以寫此情工於比者也又比之一體　前篇言不報而又曰報我言不顧而此篇又曰顧我莊姜之憂豈謂其不答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
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州吁以嬖人之子弒君而虐用其民阻兵而用以釋
怨從軍者自知其必死亡而作是詩首章自言其用
兵之狀而有己獨死亡之怨次章舉主將之名言所
以用兵者為此事見其師出無名不以我歸而軍士

無義不反顧之心矣舉孫子仲而州吁不言可知三章軍行而居處則不特無不反顧之義而且無鬬志矣喪馬而往求之林下則不特無鬬志而且失伍離次矣失伍離次而惟思室家有不遂偕老之歎則軍士之情益可見矣衛莊公不能脩身以正其家又不能以義方教其子使州吁恃寵驕奢阻兵安忍弒君殘民而卒受討賊之誅詩存此篇所以著柏舟綠衣之禍至於如此其為世戒深矣

君子不自得之意隱然於其中取興以興意又是一體

前二章詞平易而意悠長此章直賦其憂思詞愈平易而意愈悠長故程子曰思之切矣蓋寫其自然之真情所以為至

此言德行又言不忮不求則已亦知德行者矣張子曰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愚謂己與人交遇弱者忮遇强者求强弱雖有人己之殊而忮求則皆在己

此詩以正禮刺淫亂以二比為興又以一比終之其
前後興比皆一然一否又詩之一體蓋詩不一體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
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
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
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
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夫婦之際有難於言亦有不忍言者故多取比以寓意敦厚之意也谷風一篇大意不出於首章其次章三章則終首章後段之意四章以下則終首章前段之意詩於首章畧見一篇大意者長篇長章間有此

體蓋亦自然之勢也此詩本言夫之見棄而首章止以怨言寬柔不迫辭不盡意皆厚之道也

首章述其見棄之由由其夫好色而不好德也然將去而心有所不忍情不勝其苦者蓋猶有及爾同死之望也

二三章自省已德之無違而不得與同死矣故有絕意之詞然於新昏雖以二毋戒之而二我亦有警之之意其辭雖隱而意亦悲矣

其念昔者怨之深望之至也

谷風之婦人有德之婦人也其始夫婦和而閨門治故能以貧而致富今既富而見棄是前貧後富無去之意而能反身省德述己勤家之素不忍遽去而有望夫之情以遂其同死之義不賢而能是乎其夫所以棄之者徒以好色不好德之故則其不能正身以齊家可知矣夫者家之主也為家之主而不好德則今雖富也豈可保乎其家之衰必自兹始矣夫衛國

一例耳詩亦有先作而後被之八音者如周南召南
周公采文王時事詩而被之管絃者今皆可見若按
腔調而作如谷風揚之水小明大明小旻召旻猶可
以當之其他諸篇不可得而盡知之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
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前二句謂君後二句謂己於君則重言以見其微之
甚於己則言己以君故而困辱於此蓋雖為勸君之

辭而亦有激勵其君之意意者君臣同寓於衞如魯昭公子家羈之類臣雖為君圖歸而有不得遂者故寓激勵之意於勸勉之中庶君有以自振而為歸之謀不然雖勸之歸歸可得乎是徒勸而無益也故此詩若止言勸恐未足以盡詩人之意大抵詩有正意而其中復含一意本甚明白者不可以為艱險而畧之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

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此篇所賦皆由感物而起故所興雖為一章之興而實一篇之興蓋詩有為一章起興者有為一篇起興者不可不知也　觀式微知君臣之在衛微之甚觀旄丘知其在衛留之久久則愈微故黎臣之望救甚切而衛人視之漠然矣然此詩之辭不迫而有序四

四章極言瑣尾流離之若其訴之迫切矣而乃如無
聞者由其心之不同是以耳之無聞無聞則不以入
於耳豈復動其心乎其不肯來可知矣故曰盡其辭
焉然亦不明言其無救意止曰充耳而又曰如蓋猶
有望之之意己固不可輕絕人亦不可遽自絕也故
傳於下有何哉二字政此意詞盡而意不盡矣
此篇不責衛君而斥其臣既優柔而不迫于其臣又
微諷切之含蓄而不露至訴其瑣尾流離則惟以言

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首章之興乃一篇之興與旄丘同

出宿飲餞下文言有行故知為始嫁來時之途次諸

以作也然始終思歸而義之所在終不敢違亦足為既知而能自克者之勸矣當此之時文王后妃武王康叔之澤猶有存者使衛之人君能因是以導之則民知自克豈遽有流而不止之患哉惜乎君暗政昏而又甚之夫子刪詩而存此為戒切矣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

之七子能孝雄雉之婦人知德匏有苦葉之淫亂有刺谷風之去婦猶有從一之望泉水之衛女猶知不歸之義其淫奔之風至靜女而始甚然其馴至有漸也使當凱風以來漸壞之際得賢君以拯救之豈不可以復於正而衛之君臣不然狄已病鄘而不知恤樂已雜優而不知覺賢人則使之仕不得志忠臣則使之無以為家俗日壞而君日昏使人思避而去之則衛國之俗烏得不流而為靜女之淫乎靜女既作

燕安婉順也燕婉之求婚姻之正禮嫁娶之大義男
女夫婦之本心也宣公作新臺以要其婦於禮安乎
於義順乎詩人既舉新臺之顯迹繼言燕婉之正義
而所刺乃徒惡其形之惡何也盖上言所求者安順
下言得之者乃有惡疾之人燕婉之辭三而無所易
惡疾之人二而無適指所以見此人之所為於禮不
安於義不順也既見其形之惡又見其禮之悖其意
正其辭婉詩人之善刺也不然詩人之刺不以禮而

二子乘舟相繼乘舟而往也宣公欲殺伋伋知之壽亦知之國人則疑之而宣公獨忍之夫婦之淫禍遂及於繼嗣矣國人惡宣公之惡而愛二子之賢故於二子之事始則憂其行繼則疑其有害終則思之不能已此詩所以作也伋惡傷父之志壽欲代兄之死其心非有他也然死非其所陷父於惡亦未得為盡善若宣公不能為父之惡不容誅矣聖人存此篇以終鄘風正欲以為夫婦父子兄弟之永監而太史公